

农家书屋

重建乡村“耕读传家”文化

本报记者 张贺

从2005年第一家在甘肃建成，到如今全国已拥有60多万农家书屋。这项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历史性地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的读书看报难的问题。通过这一“家门口的图书馆”，无数散发着墨香的书报像一股股清泉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静静流淌，终将汇成壮阔的文化海洋。

看书看出甜头

49岁的崔连娃看着绿油油的大白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已经抱心了，今年长得比去年还好，再过10天就能上市了。”1年前，他离开城里经营了7年的小饭馆，回到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西闫郭村，准备重新当个地道的农民，却突然发现自己不会种白菜。

从农家书屋借了本《实用大白菜种植技术》，“这一看，我才明白，种大白菜要以水为主，每过六七天就要浇一次水，同时施一次肥。”按照书上的指导精心侍弄，大白菜丰收了。

永济是我国最大的芦笋种植基地，产量占世界贸易量的30%。2007年以前，西闫郭村一亩地芦笋赚个两三万元很平常，最多的农户种了500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欧美市场芦笋价格一落千丈，每亩地只能赚3000至4000元。

村里在市政府支持下开展了薄皮核桃的试种植，农家书屋里一本薄薄的《核桃高产栽培》成了抢手货。村民代运业种了4亩核桃，他对着书学嫁接、剪枝、施肥，甚至每行每垄的间距也严格按照书上说的做，结果当年核桃树的成活率高达99%。2010年每亩地收入8000元。

记者采访时看到，该村农家书屋摆着7大本厚厚的借阅记录。“不到一年时间就借出去500多本。”27岁的农家书屋管理员解研说，最受欢迎的还是《服装裁剪制作入门》《生猪养殖》等实用技术类图书。“农民嘛，都很实在，看书看出甜头了，他才愿意来看。”

新闻出版业的“一号工程”

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农民。”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文化资源匮乏。2004年，农村识字者家庭中有45%基本没有藏书。不包括学生的课本，农民人均拥有图书量仅为0.1册。

原新闻出版总署（现并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署长柳斌杰说，我们当时考虑如何为农民建设一个“常在村”的读书看报场所，保证书屋的读物能让农民看得懂、用得上、留得住。

2006年，农家书屋工程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7年，作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五项重大工程之一在全国全面推开。2012年8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宣布，农家书屋工程提前3年竣工，共建成农家书屋600449家，覆盖了全国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全国累计投入资金120.2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下拨资金58.56亿元。全国共计配送图书9.4亿册、报刊5.4亿份，音像和电子出版物1.2亿张，农民人均拥有图书量增长到人均1.13册。

广大农民对这一好用、实用、管用的文化惠民工程满怀感激与惊喜。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普达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夏侯瑞武说：“农家书屋简单吗？简单，不过是一间小屋，几张桌椅板凳，1000多本书。农家书屋难吗？难！中国农民足足等了上千年！历朝历代

哪个王朝想过要给农民送书看？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做到了！”

扩大读者群，希望在孩子们的身上

2014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33.3%的村民使用过农家书屋，15.6%的村民每月至少使用一次农家书屋，人均每年使用农家书屋5.55次，农民对农家书屋的满意率达到63.6%。这数据距离农家书屋建设者及社会舆论的期望仍有较大差距。为什么还有2/3的村民没有迈进过书屋的门呢？缺少阅读习惯是主要原因。

今年仲秋，记者在陕西省华县、安康等地进入农户家中调查，几乎没有在农民家中见到藏书，家中有书架的一个也没见到。华县赤水镇步背后村的郭大爷

农家书屋办公室工作人员安乐说，从调研情况看，农村中小学生学习农家书屋的频率明显高于成年人。在厦门一所农家书屋的借阅登记簿上，稚嫩的笔迹表明主要读者是儿童。父母外出打工，陕西省汉阴县城关镇五一村王建刚、王建涛兄弟初中3年的课余时间光和寒暑假基本上是在农家书屋度过的。书屋的2万余册图书为他们带来了无穷快乐，缓解了父母不在身边的寂寞与思念。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刷发行司司长王岩说，现在，少儿图书在农家书屋推荐图书目录中所占的比重从2008年的10.2%（218种）已增加至2012年的20.8%（1084种）。

当农家书屋哺育的这一代小读者成长起来，中国应该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五一村农家书屋管理员李传文给小学生们讲课，他说书屋接待最多的就是学生读者。

刘婧摄

把记者领进卧室，拿出了五六本灰蒙蒙的书，除了一本励志类图书外，其余都是医药卫生方面的小册子。在旁边的另一户人家，两兄弟刚刚盖起了新房，屋里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但就是没书。哥哥说，平时忙着做生意顾不上看书，有空会去书屋翻翻报纸杂志。有意思的是，在该村一些新建住房的大门上都镶嵌着“耕读传家”的瓷砖。华县杏林镇三溪村农家书屋管理员李国正说，老年人对看书兴趣不大，更喜欢跳广场舞。

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印刷发行处处长张光荣说，农民缺少阅读习惯不是他们天生就不爱看书，而是从小没有机会接触图书，没有养成阅读习惯。“我们希望通过农家书屋重建农村‘耕读传家’的传统。”

长期从事阅读研究的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指出，一个人如果在12岁之前没有养成阅读习惯，以后爱看书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少工委原主任任海飞说，我国每年发行儿童图书4.6亿册，但平均到3.6亿未成年入身上不过1.3册。我国未成年儿童读物拥有量在全世界排名第68位，是以色列的1/50，是美国的1/30。而且城乡阅读资源严重失衡，70%的农村小读者只拥有20%的儿童读物。

书法家简介：吴震启，字永昊，别署通心堂主，寄意“四海通心己任”。生于冀北隆化，幼蒙庭训，3岁始诵习诗文，记忆超群；8岁临池，颜、柳为基，妙得八法。继追秦汉，钟鼎碑刻，莫不取法。于《张迁碑》《石门颂》《曹全碑》独有心得，遂别开蹊径。复求魏晋神韵，宗法二王，沉浸《集王圣教序》并二王尺牍，临摹飞动，如是者数十载，厚积薄发，遂以书名世。为诗体裁多样，近体古风词曲，皆可信手成章，有古人风雅。其代表作自诗自书《通心堂万米诗墨手卷》于1995年被列为吉尼斯世界纪录。2008年于中国美术馆举办“吴震启奥运诗书展”，并有《震启诗书奥运情》诗集行世。现任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吴震启艺术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四、五、六届理事，中国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



木落水尽千崖枯，迥然吾亦见真吾。坐对茅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称读书者。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元·翁森《四时读书乐·冬》 吴震启书



千古绝唱是《离骚》

王兆军

楚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召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次年秦楚盟于黄棘，屈原被流放汉北，当时的汉水以北还是蛮荒之地。屈原的《离骚》，就作于到汉北（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后的两年中。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段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表现手法上则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还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愫，“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在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凤、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

这种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的构思，适宜于表现抒情诗瞬息变化的激情。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通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神话色彩，而又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诗人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雄伟的，瑰丽的。其意境之美、之壮、之悲，是前无古人的。诗人借助自己由人间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间的情节变化，形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较之《诗经》，《离骚》在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而蕴藉，有怨而不怒的意味。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李商隐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常常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重华丽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屈原不仅追求心性的自由，还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既有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足见大文学家的禀赋。后来谢朓的五言诗以及后来的七言诗，甚至后来的词（长短句），在句式上多少都受了《离骚》的影响。他创造的“楚辞”文体，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

书尽其用

张森凤

我爱读书。十多年来，连续读三个学位，加上从事文创及文字工作，参加活动获赠，书不知不觉积累到一屋子都堆不下了。其中有些用过，但不是预定要收藏的书，也有的是善心人士送我，当下和今后都不太用得到的。

为完成文科学位，我离开全职职潜6年，现在只能接文创的案子做。为了开源，也为让家中恢复整齐，想到与其“书淹脚目”不如“书畅其流”，把书让给会认真读它的人，岂非美事一桩？想过送人，但是反复再思发现，若不确定对方是否真的会读，只能沦为帮对方增加垃圾量罢了。而主动去二手书屋找书的人，必然是确实需要那本书的人。

下定决心要卖书，可拿起某一本书，翻到以前画线作注的页面，回忆起读书时的青涩心情，每每心不舍，其情依依，感性发用之下，有的书就这么三看四看之后，又被放回架上。但又想到父母的医药费、外劳薪水、生活费……等等，这些都需要钱哪！而且我要研究另一个领域，新书买进来没地方放了。

卖出去的第一本书是长篇小说，作者亲笔签名赠阅的。当我得知这本书被买走之后，内心万分惭愧，深深地自责。我曾与这位作者一起参加作家访问团外出活动，这位作者前几年也已自杀身亡，她在世时，我忙于生计、读书、学位论文，未曾好好地关心她，真是亏欠她啊！慢慢地，终于找到可以原谅自己的理由：我毕竟读过了，把书给想读的人，比放在我屋子沾灰尘来得好吧！多个人阅读她的作品，即使在九泉之下，她也会略感安慰吧！

着手卖二手书半年多了，寄卖的平台给我寄来二手书调价建议通知，价格再砍个三成到五成，企求增加书籍销售机会。如果一年还未卖出，最后就捐做公益，送给偏远地区图书馆，这些都是必经的过程，只希望这些书最后都能到需要它的人手中。

计算获利情况，售出金额比我预期的好许多，放置网上的二手书，已卖掉1/3。希望在蠹虫吃掉它之前，每本二手书都能找到它的主人，而我可以继续自在地读书。

故事背后的精神

——读《老北大的故事》

赵青新

说北大“老”，其实百年有余，比起剑桥、牛津等时间上差了好大一截，但论起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的波澜，北大相较任何名校其资格都够“老”，且老北大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颇能彰显北大的精神气质。本着学者的严谨和中文系的感情色彩，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平原在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广泛搜集并认真鉴赏起“老北大的故事”，所思所想因机缘际会汇集成书。这卷《老北大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分四辑，末辑乃书评，涉及北大人物或大学史的写作，前三辑则分别谈北大旧事、校史杂说与百年庆典，溯古抚今、追思望远，要捋摸的不单是故事，更是蕴藏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史线索。

陈平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当年的“素描”与几十年后的“追忆”，竟无多大出入。为何如此？这说明老北大确有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魅力。借用钱穆《师友杂忆》所言：“能追忆者，此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老北大的烙印不随时间流逝而磨灭，成为无数学人的“生命之真”，老北大的故事恰在众口传诵中得以流传。

故事之所以为故事，难免有所讹传。陈平原注重返回现场，还原故事的本来面目，于其中发端精神寓意。今人谈论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时的宽容大度，常以礼聘梁漱溟为例证，“考生变教授”的戏剧化场面，实乃虚构；还有蔡元培聘任辜鸿铭任教北大的故事，其实辜鸿铭早于蔡元培就职北大，当事人都曾多次澄清，故事依然“顽固”传播。陈平原解释说，讲故事，注重的不是权势，也不是成就，而是蕴涵着温情与想

象，传闻虽则失实，却也颇有几分神似。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策略，是稳住阵脚，同时加聘新派人物如陈独秀等。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因此对旧派人物亦包容，对新派人物则多有扶持，其实是有所倾向的。乐于传诵蔡元培包容异己之雅量者，必须同时考虑其坚持原则时的倔强与不肯通融。史家少有提及后来辜鸿铭最终被解聘，理由是教学极不认真。蔡元培没有因政见不同而排斥异己，但作为蔡元培大家风范注脚的“辜鸿铭的故事”，不应该如此截头去尾。

陈平原任职北大，他有着身为北大人的骄傲，更有着对北大清醒的认知和担当。陈平原发现，历年北大出版的纪念册中，多有批评与质疑；而发表在其他报刊的回忆文章，则大多是褒奖和怀念。笔者细想，这大概有点自家可以关起门来提意见，却不许在外说坏话的意思，所以要注意这些文章的立意所在。各种回忆录、校庆感言等，后人也必须注意附着的当时场景。鲁迅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此句出自先生1925年的《我观北大》，常被人引为盛赞北大，但我们应当明白，先生以客卿身份于校庆27周年之时撰写本文，言辞溢美乃是习俗，并不能全然当真，先生在文末就预先声明，以后再不与纪念刊，因为，“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陈平原批评北大在学术研究上多力所未逮，常因政治思潮的热情而影响学业，并非学生正途，对于蔡元培治校上的自由散漫等弊端，陈平原亦不讳言，反而提醒公众须多注意北大（包括京师大学堂）历任校长，如孙家鼐、张百熙、严复和蒋梦麟等人的功绩。

北大百年校庆盛典，鲜花掌声，锦绣灿烂。陈平原却说：“单说光荣不够，还必须直面耻辱。”老北大真精神之所在，当于此话中发人深思。国人以北大为荣，又常因北大建校时短为憾，如冯友兰、季羨林、任继愈等大家都曾努力论证北大是“汉唐以来大学的继续”。而北大到底底是“老”是“新”，抑或又“老”又“新”，想必人人心中都有一份答案。